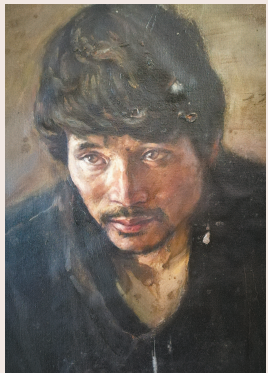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1016期 |  
2024年6月16日 星期日  
本版编辑:吴南瑶  
视觉设计:戚黎明

# 星期天夜光杯

## 马原

### 写童话的先锋作家



■ 马原画像(裴庄欣1984. 西藏)



今日,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独家刊发了马原的新专栏:《劬海童话》。

马原、李小花、马格,一家三口在云南勐海县南糯山姑娘寨生活了十多年。马原在儿子马格两岁的时候开始写童话,希望马格能有最好的童话看。但可惜的是,少年马格还是走了。他的生命终止于2022年6月1日儿童节。和马原聊着他在云南的生活,我恍惚觉得,人生近看是悲剧,远看是喜剧。其实不,人生应该是一出童话。

马原,这位中国先锋文学的“开山祖师”,这几年一直都在写童话,他在童话里探讨人与自然、人与自身该如何相知相处。

◆ 沈琦华

我是夜光杯的老读者  
我爱夜光杯 马原

马原的大儿子马大湾这样写自己的父亲:

“马原崇尚‘浅入浅出’的东西,在他眼里,大智慧都是以这种形式表现的,是最高级的境界。所以他的最爱中大多为‘历险记’:他喜欢哈谢克的《好兵帅克历险记》,他认为那是一本超级杰作;他崇拜菲尔丁的《弃儿汤姆·琼斯历险记》,他无数遍重读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和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……纪德说:‘杰作犹如大动物,往往有着平静的外貌。’马原喜欢大动物,像犀牛、大象;他同样喜欢那些有着平静外表的杰作。”

在马原的小儿子马格7岁那年,马原一家决定一起去欧洲走走看看。欧洲世界名城差不多走了一大半,马原问马格哪里印象最深,马格说:“爸爸,我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家好。”马原说,马格是真的爱动海,爱动海南南糯山姑娘寨的家“九路马堡”。在那里,他住在童话里,读的是童话,他的故事是童话,他的生命也是童话。马原说马格离开的时候,他很伤感,但他也特别宽慰,因为马格短短的一生里有童话,阳光。

劬海对于马原来说,也是一块充满着童话色彩的地方。

2008年,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马原被查出肺部长了一个肿瘤,必须做手术。不过马原当时放弃了手术,离开了上海,选择休养,用他的话说“是给生命一个缓冲”。他首先去了云南的西双版纳纳养病。之后就来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南糯山的姑娘寨,他希望在这样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下慢慢调养生息。

地球上最好的三片茶产区都在中国,东边是阿里山,中间是武夷山,西边就是劬海。劬海有很多数百年前的古茶园,而且面积特别大。据说这天下的普洱茶,大半都是劬海产的。马原说劬海就是童话里神仙住的地方。马原住的地方整体海拔超过1000米,一年有200到300天时间里天天有云海,每天早上起来,下边就是云海。对马原这个东北佬来说,云海在山间弥漫、飘逸,简直就是仙境。而且劬海的古茶园里漫山遍野的大竹大树完全是自生的,在马原的“九路马堡”旁就有一棵900年树龄的茶树。在这个仙境中,马原鸟瞰人间,开始思考很多人类本原的问题。

这也是马原开始写童话的另一个触点。因为童话和人类的本原更近一点。人在成熟以后,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以后回到童话,在很大程度上,其实是在找先人、故人,他们在面对自身出现的纠葛、人和自然出现的纠葛时的状态。

有人笑言,在地面上生活时,“先锋作家”马原写的大都是不接地气的作品,现在接了仙气,马原写起了童话,鸟瞰人间。对此,马原不否认也不承认。其实,我感觉马原一直秉持着一种姑且称作“遇见”的文学观和方法论,不管是在生活中,还是在梦里,只要被他“遇见”了,那就是“作家马原”笔端的素材。

#### 1 童话里有马原的风景

最近几年,从《湾格花原》开始,马原写了《砖红色屋顶》《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》好几本童话。在马原劬海南糯山姑娘寨的家“九路马堡”前的绿地上,有块刻有“湾格花原”的石头。其实,“湾格花原”包含着马原一家四口的名字,马原、太太李小花、大儿子马大湾、小儿子马格,就像马原的童话,细心之处,每一个字都饱蘸着暖意和爱。

“我相信全世界8岁男孩的爸爸都是幸福的。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个8岁男孩的爸爸。我自想是个幸福的男人,因为8岁的儿子而深感幸福。不消说,我写童话就是因为我是个幸福的爸爸。”

……我的小天使已经到了渴望每天听到新鲜的童话的年龄,而作为小说家的老爸最大的愿望,便是能让我的幼子在聆听那些伟大童话作家的故事的同时,也听到有自己老爸专为他写的故事;让幼子在看见别的孩子听这个故事时,可以小小地自豪一下。”

这次,马原决定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上刊登他的童话新作《劬海童话》。其实在2018年前后,马原就开始构思撰写《劬海童话》,但马原的身体的确不好,肺、心脏都出现了问题,最近四年里被接连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,不得不停笔静养。直到今年开春,马原觉得自己身体好转了些,便又开始继续《劬海童话》的整理和写作。《劬海童话》目前只有一个两三万字的试读本,这次在夜光杯开设专栏可以说是首次和读者见面,为了能够适合晚报夜光杯的风格,马原将对要刊登在夜光杯上的每篇《劬海童话》都做了篇幅上的调整。

《劬海童话》的第一篇“99岁的怪老头”(见本报今日10版)真是让人惊喜。还是马原的叙事方式。文章里,马原这样写道:“差不多十年之前,寨子里新来了一户人家。大家都叫这家的男主人马老师,都说马老师是上海的一家著名大学的老师,又说马老师是个病人,得了绝症,来南糯山休养生息。”

马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谈论马原。马原写过一句颇能体现马原风格的话: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,我写小说”,这是他19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虚构》的开篇。作为小说家的马原,也经常出没在他的随笔里。他

■ 与爱人在家里



在《论马原》里谈论马原说:“当代写家中我与马原相识最久”“我听过他的课,看得出他读了很多小说,且读得相当细致”。在《有马原的风景》里,他又说,他叫马原,是个写小说的汉人。甭管这纯粹是赚人眼球的噱头,还是另有深意,也甭管这是自恋,还是性格分裂的体现,马原谈论自己,都像是谈论另一个客观的存在。

当马原在晚报的夜光杯上写马原,你会忍不住琢磨:这是真实的马原,还是虚构的马原?要是你较真了,你就落入了这位中国先锋文学“开山祖师”的“叙述圈套”。其实,在《劬海童话》里,马原以“马老师”的面目跳出来,是为了对原创的古老神话和民间故事赋予现代性,并以纯粹的童真眼光和好奇之心,来重新诠释和解读神秘的生命哲学。

那年,马原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的姑娘寨以后,就把它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乡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为这个哈尼族聚居地做点事,他那些年里一直在做的,最重要的事,就是和一些同道共同讨论和策划了劬海五书,包括植物、动物、昆虫三本自然之书,还有普洱茶和童话两本人文之书。马原负责撰写童话,自然是受了卡尔维诺写作《意大利童话》的启发。但作为小说家,马原同时也希望能成为南糯山姑娘寨历史的注解者之一。遗憾的是,哈尼族没有语言,没有文字,只有口口相传的历史。好在没过多久,他就不再觉得遗憾,反倒是深以为幸运了。正因为哈尼族没有精确的历史文本,他才得以更多借助其历史和传说,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,做“我的展望,我的介绍,我的描述”。



■ 小鸟飞进山上的家

扫码看视频



■ 九路马堡,马原的家